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琴史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　賡

子部八

琴史　　藝術類二　琴譜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琴史六卷宋朱長文撰長文有吳郡圖經續記已著錄是書專述琴典前五卷紀自古通琴理者一百四十六人附見者九人各臚舉其事迹後一卷分十一篇一曰瑩律二曰釋弦三曰明度四曰擬象五曰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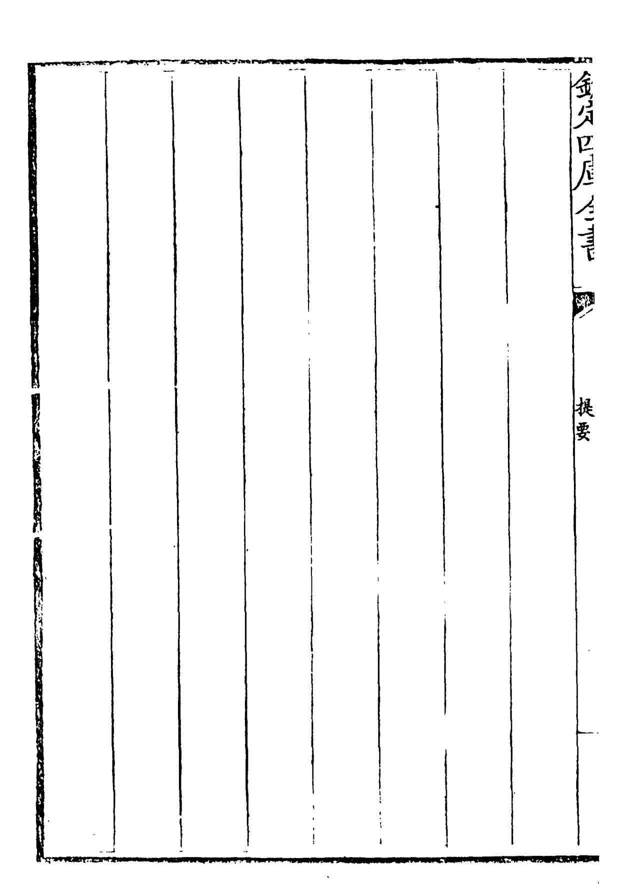
六曰審調七曰聲歌八曰廣制九曰盡美十曰志言十一曰叙史凡操弄沿起制度損益無不咸具採摭詳博文詞雅贍視所作墨池編更為勝之錢曾讀書敏求記但稱其載宋太宗九弦琴諸條以為異聞其實可資博識者不止是也紹定癸巳其從孫正大始刋板併為後序又其五世孫夢炎所作長文事略一首舊本併附于後今仍録之以見是書之

緣起與長文之始末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琴史卷一

宋 朱長文 撰

帝堯　帝舜

大禹　成湯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周公

孔子　許由
夷齊　箕子
微子　伯奇
介之推　史魚
顔子　子張
子夏　閔子
子路　曽子
原思　宓子賤

帝堯

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之餘迹則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揚子嘗云法始乎伏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當大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堯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帝舜

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側微也以琴自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瞍象之難而絃歌不絶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烝也舊傳有思親操此之謂乎及有天下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辭曰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

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極也

大禹

大禹悼鯀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水土觀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嘗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為大也

成湯

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修仁行義以率諸侯嘗出野

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云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畎畝操也蓋湯聘伊尹於畎畝而作也

太王

太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于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馬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之地美於豳其遷于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蓋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爲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爲夷狄之所侵喟

然嘆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為太王自作也其辭曰戎狄侵兮地土移遷邦邑兮適于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余命遭斯太王能責己而拊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王季

王季太王之子太王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祇迪厥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

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髪以讓季歷古公卒王季既立思太伯不得見於是作哀慕之歌見于琴操其首云先王既徂長賓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懐又曰瞻望荆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寫我憂嗚呼太伯王季孝友純至周室席是以王其積德可謂深厚矣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其此之謂乎

文王

文王當紂之時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之在羑里也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及其出也作拘幽操或曰離憂操所以傷已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欲

誅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曰揚子云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武王

武王既承文考之緒終其武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于周中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成王

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虚於是周公歸政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聲洋溢瑞物愢至乃作神鳳之操召康公詩云鳳凰鳴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

周公

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太平於是四海和會越裳氏重九譯而來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迺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于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恭慎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于歌詠播之于管絃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爲琴之曲也

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修而人倫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惇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孔子

孔子生周之季逢魯之亂轍環天下而不遇於世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謀間魯以踈孔子於是盛飾女樂以遺魯君時季桓子專政亦不悦孔子之用也乃受女樂君臣遊觀三日

不朝孔子以謂魯君臣之志荒不在於治不足與有爲
遂去之它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猶徘徊不忍去復迴望
魯國而龜山蔽之乃歎曰季氏之蔽吾君猶龜山之蔽
魯也故作龜山操其辭有云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斧以
喻斷柯以喻柄無斷割之柄則不能去季氏也自魯適
衛過曹鄭遂至陳久之復適衛既不得用將西見趙簡
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矣夫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
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
作陬操以哀之陬操者蓋琴操所謂將歸也其辭曰秋
水深兮風揚波船檝顛倒更相和歸來歸來歸爲期秋
水深者險難也風揚波者威暴也船檝顛倒者行不以
道也遭時如此不歸何以哉又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
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

梟鴟沓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及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講誦絃歌不輟後自衛反魯過隱谷有幽蘭獨茂子喟然曰蘭香草也而與衆卉爲伍如聖賢倫於鄙夫也乃作猗蘭操其辭有云如何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感憤之深切也又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則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

乜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崔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代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後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於是删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賛易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其删詩三百也孔子皆絃歌之合於雅而後取也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此因夫子之好琴而寓言也孔子以魯

哀公六年四月巳丑卒年七十三余嘗讀龜山之辭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聞猗蘭之名而歎盛德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則魯將復興乎曰夫子之爲司寇也外沮齊侯以壯邦君之威内隳三都以削大夫之勢可謂勇於有爲矣使其得志之久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故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豈過論哉

許由

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云堯嘗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且耻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有冢存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槩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畧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樂楊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于後者或其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夷齊

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讓其弟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爲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此所謂采薇操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蓋恥商周干戈之事而思堯舜揖讓之節萬世之下聞其風者亂臣爲之竦懼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爲聖之清者

箕子

箕子者紂之族也太史公云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也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為太師王子比干為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所謂為之奴

者紂使爲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也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羅於拘囚也易曰内難而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凡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焉嘗作傷殷操蓋見其暴亂以至于顛隮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誅三監命微子以嗣成湯之後爲周室所賔禮云

伯奇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時吉甫長子曰伯奇次曰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欲立之紿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寘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螫我趣爲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爲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息别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爲之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

卒蔽於讒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介之推

介之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備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爲文公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且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虵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于下志願不與他得同伍龍虵俱行身辯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户虵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惔不眄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絲桐之間矣之推節士也晉侯方與羣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之推秉志高厲遁而去之風烈凜凜足以激貪而矯浮矣

史魚

史魚者衛靈公之大夫也孔子嘗稱其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以諫公公不聽史魚病且死戒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魚死其子不敢違靈公弔之問其故知以尸諫也有諫不違之歌見於琴操然琴操言其飲藥以死殆非也家語劉向新序俱云

病耳

顏子

顏回字子淵道德充茂去夫子一間耳孔子氏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況子淵乎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知樂之致也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顏回拜手曰回亦得之矣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聖門之高弟也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禮經稱焉

子夏

卜商字子夏以文學見稱大君子之門嘗受書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無人亦樂摠不知憂患於死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古者喪既除必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子夏之志所以使民企而及之者也子張之志所以使民

俯而就之者也其行雖不同同歸于正而已

閔子

閔子騫名損以孝見稱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謂其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若是乎曾子

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向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曽子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然則登孔氏之堂者孰非知樂者乎

子路

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

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危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種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

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豈其禍難之萌先見于音聲夫子知而戒之乎夫子遭厄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病莫能興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

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及孔子之於宋宋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是非丘之罪也命矣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圍者解甲而罷蓋孔子之門雖造次顛沛不捨弦歌是以處窮而彌泰獨立而不懼終致於無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晚事孔子當孔子之在陳蔡也曾子少未及從行故孔子論德行不及曾子孔子還魯而曾子行益高故為之作孝經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曾晳怒擊之幾死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然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

不犯不父之罪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死則陷父於不義矣曾子造孔子而謝過曾子嘗夢狸不見其首以爲不祥援琴而鼓之作殘形操有立於户外而聽之者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見其首也蓋夢狸而無首此爲怪祥君子居正以俟命福至不喜禍至不慄哉鼓琴以寫其意而曾子卒無禍後之君子可以監矣又有歸耕之曲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見於琴操萬世之下言孝者必稱

子輿美夫

原思

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論語觀原思之問

夫子之荅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歎慕其賢也

宓子賤

宓子賤名不齊爲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賤任人子期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故異也然子賤豈徒鼓琴而已哉固能作樂以平心氣審音以知政教心氣既平政教既得有不治哉孔子稱之曰尚德哉若人賢之深也單父至今有子賤祠及琴臺存焉

琴史卷一

琴史卷二

宋 朱長文 撰

榮啟期　伯牙
鍾子期　鄒忌子
雍門周　子桑
屈原　宋玉
卞和　沐犢子
商陵牧子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龍丘高　樗里牧恭 聶政附
三士 離須明光附　衛女

百里奚妻　伯姬保母

樊姬　魯女

毛女

涓子

涓子古之仙者也好餌术又授伯陽九仙法乃得不死嘗著天地經四十八篇琴心論三篇爲道家所貴余恨未獲見其書也劉向賛之曰涓老餌术享玆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髙棲遐

峙夫道家本清淨無為猶資琴以和其神況汩汩塵坌可不思雅音以滌煩滯耶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傍設祠琴高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覩之留一月復入水去劉向賛云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赬鱗入淶清

裹是任水化其樂無窮此皆靈仙以琴自娛養者也

𥩓先

𥩓先者宋人也有道術釣於睢水之旁宋景公問道不告即害之後人見其踞城門之上鼓琴數十日而去鄉人家家奉祠焉劉向贊之曰𥩓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懸載五十撫心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蓋仙類能琴其奇指孰得而聞哉

楚商梁

楚商梁者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爲商梁耳琴操云商梁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罝罘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霣雹雷激晝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瞿然而驚顧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於是商梁歸其室琴而歌作霹靂引余以謂茍非人君則何以出畋獵如此之盛遇風雹如此之懼耶其云莊王者殆是歟昔人有云楚莊王無災而懼此亦近之其卒句云國將亡兮喪厥年

夫畏天之威而惟危亡之憂者所以不亡也舊傳莊王有琴名繞梁然則莊王固能琴耶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人也生而失明然慱通前古以道自將諫諍無隱或云嘗為晉太宰晉國以治葢非止工師之流也其於樂無所不通休咎勝敗可以逆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已而果然至於鼓琴感通神明萬世之

下言樂者必稱師曠始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平公曰曷知之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商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

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者不如清徵公使爲清徵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角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而雨隨飛墮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晉國大旱赤地

三年然則琴者樂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曰治平之世民心熙悦作樂足以格和氣暴亂之世民心愁慼作樂可以速禍災可不誡哉世衰樂廢在位者舉不知樂然去三代未遠工師之間時有其人若師曠者可不謂賢哉及夫亂久而極雖工師亦稍奔竄是以摯干繚缺之儔相繼亡散而孔子惜之也

師襄子

師襄子蓋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者是也夫子學鼓琴

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矣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夫以琴爲聖人師其工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

襃遠矣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者蓋古人之教人者常待學者之自得而未盡告也自得則悟之深而左右逢其原矣

瓠巴

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于中而物格于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蓋其兼善於瑟也

師文

師文鄭人也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而召黄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

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氷威立散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通乎心故可以應於琴者師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君子之學於琴者宜工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則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幾矣

鍾儀

鍾儀者楚人也見拘於晉晉侯覲于軍府見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乃命歸之當衰亂之世賢者任於伶官至其執於强國猶能守節自免也

師經

師經者事魏文侯使經鼓琴問曰使我言而無見違不亦樂哉師經以琴撞文侯不中左右請誅之師經曰臣

聞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吾君也文侯釋之不加罪古者工執藝事以諫雖在戰國猶或餘風尚存文侯能容之賢哉

榮啓期

榮啓期魯之隱者也孔子遊於太山見啟期鹿裘帯索鼓琴而歌孔子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之樂多矣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

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死者吾今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孔子既聞琴爲之説樂三日其和聲所感如此夫人之常情不樂乎内而樂乎外是以貧則思富賤則慕貴生則懼死乃僥覬於性分之表沈酣於聲利之域而不能自復者皆是也如啓期之樂人孰無之奈何不樂哉故道家者流喜稱啓期之爲人足以警夫貪而不止者也

伯牙

伯牙古之善琴者也見稱於春秋之後雜見於諸家之書嘗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連曰吾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子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羣鳥悲鳴仰天歎曰先生亦以無師矣蓋將移我情乎乃援琴

而作水仙之操云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况於人乎

鍾子期

鍾子期楚人鍾儀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

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汝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知音也子期夜聞擊磬者聲甚悲旦召問之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死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隷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偶睹之意欲贖之無財又身爲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人而木石應之以至誠

故也蓋子期於音皆然非獨琴也夫志有所存則見於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則得焉或識於斯須之間或知於千載之下合若符節周衰樂散世罕知者以伯牙之藝而獨一子期能知其志子期死是以發憤而絶絃也後之人知其曲者鮮矣察其音者又鮮矣而况探其志者乎

鄒忌子

鄒忌子者齊威王之相也號曰成侯始鄒忌以鼓琴見

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室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推之深釋之舒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蓋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以是知其善也何獨語音治國家而弭人民則皆在其中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相印當是時齊國天下莫彊焉信乎騶忌善知音

而威王善用人也然則君子之爲琴也豈止繁絃美奏而已哉固將以治人也子賤以爲一邑騶忌以相萬乘皆有得於琴者也

雍門周

雍門周齊人也雍門者齊之東門也始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長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

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止忘向日之悲也故雍門之人特喜歌哭效娥之遺聲至周尤稱爲能始以哭見孟嘗君又繼之以琴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使足下悲乎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隐絶不及四隣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爲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謟諛燕則鬬象棊舞鄭妾

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千秋萬世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塹墳墓既已平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為之悲慘泣焉承臉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蓋雍門生者齊

之辨士也彼見孟嘗擅執國命久矣又方以薛驕齊忽於遠謀上不能尊其君下不能定其嗣故以琴諫其後孟嘗君死諸子爭立國遂絶而齊亦衰矣

子桑

子桑者莊周嘗稱之子輿與子桑友而霖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

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矣夫周雖多寓言然慱識於幽遁之士固亦有實矣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隕穫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

屈原

屈原者楚之賢大夫懷王之時秦欲吞兼諸侯屈原爲楚使於齊以結其援秦聞而患之使張儀賂楚貴臣上

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於外懷王絶齊與秦爲秦所欺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及襄王立又聽讒放屈於江南屈原眷眷於楚雖遭擯逐而不忍去其國也雖在厄窮而猶兾悟其君也然卒不復屈原發憤耻居濁世自投汨淵以死世傳有白沈曲而離騷之名亦播琴中其感憤傷切猶有遺音疑後世推其意以度此曲故然也

宋玉

宋玉者楚人也爲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哀傷感憤曲伸諷諭楚襄王嘗問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爲阿陵薤露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人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其巳也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玉又自云嘗援琴爲和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爲琴矣當戰

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寖遠雅聲益訛惜哉

卞和

卞和楚人也得玉璞獻之楚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謾刖之王薨復以獻王又使玉工相之亦曰石也王以為謾再刖之及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問其故對曰寶玉以為石正士以為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命剖璞觀之果玉也天下謂之和氏

之璧和既伸其志於是有信立追怨之歌見於琴操夫爲和之計者胡不自琢而藏之蓋以天下之寶希世之珍必爲國器不忍以爲一己之私也然抱之它邦何往而不售雖屢刖其足猶眷眷於其國卒判羣疑而章至寶豈非忠厚哉

沐犢子

沐犢子者年七十而鰥居出薪於野見雉雌雄並飛有感而作朝飛之曲事見琴操夫聖王在上民不罹於兵

役不勤於財用則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豈復有沐犢之歌哉聞其聲足以戒也嗚呼匹夫衘寃則陰陽爲之感動庶士抱怨則金絲爲之增哀爲政可不慎歟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者娶婦無子舅姑將去之婦聞中夜而起倚戶悲嘯牧子於是援琴鼓之作別鶴之操爲物介潔而薄於情欲蓋既以傷離又自勉以義也韓愈作操辭云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雖

有所不忍其如大義何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霍里子高者蓋隱君子也爲朝鮮津卒旦方刺船有狂者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遂溺而死於是撫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遂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然則古人豈無意耶蓋嗟世之人怵於勢汩於利視巇危不少知避以

至罹禍喪軀者多矣其與狂者之蹈深淵何以異哉故作此引足以戒也又琴操有屠門高者秦倡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宫幽愁怨曠咸致災異屠門高爲之作琴引以諫焉然太史公作滑稽傳獨不及高者何耶琴操之言未足盡信也

龍丘高

龍丘高者楚人也久客倦游思歸於楚心悲不樂於是彈琴作楚引以象其風俗攄其志意焉彼思歸而不得

者將迫於干戈困於艱窶使然是亦足哀也已

犢里牧恭 附聶政

犢里牧恭報父之讎竄於山澤夜聞馬鳴以爲追吏遽奔而亡詰朝視之乃有馬迹意謂天馬也曰天以此警吾耶於是深遁于澤中援琴鼓之作走馬引以象天馬之聲恐懼之狀也以其發於義烈故君子有取焉耳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僊人教以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記云刺韓相俠累

此云韓王宜從史也此曲雖載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管絃所宜也

三士 離須明光附

思草子與石文子叔愆子三人詣楚至於險阻而逢飄風暴雨絶糧無衣度不能並生於是二人者以草子爲賢共推衣餉以活草子而二人者死之及草子至楚楚王燕之草子引琴爲别散之聲王聞而問焉草子道其故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乃賜草子金而命葬二

子故有三士窮之曲又有其門雝須者其兄從軍久不歸而雝須復當遠行轉餉雝須有季弟將使寓於它室涕淚不忍别欲從其長兄雝須固止之而弟固欲往及雝須還訪弟而不得故有子安之曲又有楚明光之子組始明光事楚昭王銜命使趙有羊申甫者譖其有他志昭王怒將囚明光明光遁去其子組作追怨之歌嗟乎聞三士窮之曲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敦友悌之情觀追怨之歌可以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

參見於它書疑其姓名有牴牾故共為之傳以存其槩云耳

衞女

衞女者嘗作思歸引見於琴操云涓涓泉水流及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今國風有泉水之詩與此頗同其序曰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即其事也聖師善其既嫁而能憂其宗國又以禮格情故有取焉耳琴操以謂邵國聘之

而君覺其太子欲留之女不從遂死蓋不見毛氏詩耳操與經傳不合者多矣余不暇悉糾其謬也

百里奚妻

百里奚妻者當其夫之窮阨而相失及既相秦廼託爲澣婦一日百里奚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拊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章皆類此乃知其爲故妻也於是還爲夫婦亦可謂女子之善爲謀者矣當其

夫之得志美色盈前聞故婦之來則將媢嫉以加害不託爲澣婦則孰爲通哉

伯姬保母

伯姬保母者嘗作伯姬引存於琴操伯姬者魯女也爲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賢之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嗟乎伯姬之高行絶於

人遠甚百世之下聞其事者可使豔妻潔淫女静況聆其聲乎

樊姬

樊姬者楚莊王之妃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率衆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之路一日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姬曰妾幸得執巾櫛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

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以其君霸莊王曰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烈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衆妾夷兮繼嗣多琴操雖有此辭殆未足盡樊姬之意也嗟乎樊姬可謂烈女矣於宫中有逮下之恵於朝廷有進賢之助足以爲後世法矣

魯女

魯女者魯之次室女也當未嫁時倚柱吟嘯有憂國傷民之心隣人疑其欲嫁此女於是自傷懷潔致疑入於山林見女貞子喟然感歎乃作貞女引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秀英兮修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蓋嗟濁世之不見知也然琴操謂其自經而死此殆非也人雖疑之心自無怍以死誰懟邪古人雖重義捨生於此而死非義也

古之女子且有閔時之心況君子哉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所止巖中有鼓琴聲劉向賛云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琴史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　犢

欽定四庫全書

琴史卷三

宋 朱長文 撰

師中　趙定龍德
劉向　王昭君
宋勝之　桓譚
劉昆　梁鴻
馬融　蔡邕
蔡琰陳修明附　杜夔
孫登　阮瑀
三阮　李流子

嵇康　　嵇紹

顔雍　　顔榮

張翰

漢高祖

漢高祖既定暴秦帝天下十三年過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

懐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名曰大風起者號令及天下也雲飛揚兮潤澤加生民也安得猛士守四方者憂海内之未輯寧也生通曰大風安不忘危此之謂也

漢元帝

元帝嗣承孝宣柔仁好儒而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幽眇夫爲人君而

知音樂固宜去鄭復雅以成一代之樂孝元徒能鼓之而不聞有所更化易益於治哉元帝子定陶王亦知音帝稱其才史丹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丞相衡可以相國也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

元后

元后王氏父曰禁其母趙郡李氏女也后幼時使卜數者相之曰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迺教后書學鼓

琴五鳳中獻之年十八矣其後作合于漢配元生成蓋其藝亦足以過人故能起於賤微也又孝成趙皇后祖大力父萬金皆工習音樂至后以歌舞召入宫大幸立爲皇后亦善鼓琴爲歸風送遠之操有寳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蓋能飾其器未必能樂其音也終爲漢之褒妲云

四皓

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也此四人當

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採芝以食故傳有採芝操及高祖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高祖客以遇焉太子得以爲羽翼遂用自安蓋四賢者皆遁世無悶者也彼聞秦滅漢興豈不欲一出哉蓋高祖召之禮不備故不至太子召之禮備故至然度太子材不足以有爲也故雖至而復去焉王元之以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竇公

竇公者逮事魏文侯爲樂工至文帝時生百八十年矣文帝問之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伎遂教鼓琴臣導引之餘無所服餌出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也享壽之遠如此豈非内無情欲之惑外有聲樂之助以致然邪更秦之暴而能存古書可謂能守其業也

周太賓

周太賓於秦時學道與巴陵侯姜叔茂居句曲山下多才

藝尤精於琴以教麇長生孫廣田廣田即登也登能彈獨絃而成八音本太賔敎之也太賔後爲蓬萊左卿又傳馬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此仙家之異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隱者也當武帝時已老矣而齒兒髮黑帝嘉之屢有賜予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

數里果然帝還爲稷丘君立祠焉其所以抱琴者示其常所從事也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好書鼓琴故傳有八公操八公者皆神仙也以王好道術乃往謁之初詣門皆鬚眉皓素俄化爲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王聞之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綺帷設象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禮以求教八公復爲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坐

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收䕫虎豹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越海呼吸千里一人能入蹈水火兵刃莫中一人能變化轉徙惟意所為一人能防災辟害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為金乘龍太清在王所欲王遂受丹經藥成未服會雷被事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曰可以去矣乃與公登仙山大祭即日登天然漢書以為安自殺不著其仙去也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漢世而少善鼓琴嘗客游臨卭臨卭令與之相善邑富人卓王孫知有貴客爲具召之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卓氏女文君竊從户窺心説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納之故史氏謂長卿以琴心挑文君嗚呼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使其無卓氏之疵豈不爲完士哉雖然其晩節稱疾閑居不慕榮貴斯可尚也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御史大夫湯之子年十五爲侍中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後封富平侯爲衛將軍

師中

師中東海下邳人傳言師曠之後喜雅琴漢志有師氏八篇中所作也或云師中爲漢武帝鼓琴而奏琴書其後下邳人猶多好琴以中故也

趙定龍德

趙定者渤海人也龍德者梁國人也宣帝元康神爵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二人者能鼓琴帝皆召之入見宣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時閒燕爲散操聞者多爲之涕泣漢志載雅琴趙氏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此二人所作也劉向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惜哉二書之逸不克究其詳也漢世雅樂未立鄭音作於朝廷遍於天下獨定也德也中也以雅琴爲事蓋好古博雅之

士也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世大儒嘗作琴傳幷頌向博極羣書所著必精備余不得見之惜哉或云揚子雲嘗制琴清英今皆逸矣

王昭君

王昭君名嬙始以良家子事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求姻於漢帝以昭君賜之昭君色殊絶不見荅於元帝而

遠嬪虜庭單于以爲閼氏然終不能忘漢也於是作怨曠之歌見於琴操其後辭人歌詠載於樂府者多矣

宋勝之

宋勝之字即于南陽安衆人也以孝慕信義聞友太原郇越楚國龔勝師事兖州刺史閻蘭蘭爲荆州請勝之爲從事勝之辭焉去游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太原太守陳咸使勝之兄弟共姊召之姊不肯曰勝之有高世之節我呼之將來以我損勝之高節亦不願也

咸乃止更別使人呼之果不來元始三年卒或曰勝之

常挾琴牧羊巨澤中漢主知其賢將聘之屬以政勝之

聞之曰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吾弗爲也竟逃山

中不起

桓譚

桓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因好音律善鼓琴

博學多通徧習五經建武中大司空宋仲子薦譚才學

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

帝每讌輙令鼔琴好其繁聲仲子聞之不悅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鼔琴譚見仲子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仲子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蓋譚之知音兼於雅鄭不能守雅而奏鄭以

求悅於上宜其見咎於君子也前史又言譚嗜倡樂何其好之不醇也歟少時數從揚雄劉歆辨析疑異嘗謂子雲大才而不曉音子雲曰事淺者易喜理深者難識卿何不識雅頌而好鄭聲也葢子雲譏其不能爲醇儒耳譚又嘗曰吾志樂聽音終日而心不足由是察之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則一過而已此所以自解也譚嘗著書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其一篇曰琴道有發首一章會卒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葢能捨鄭而適雅

于恨未得而見之嗚呼去古寖遠正音不聞今之爲樂者其孰雅鄭之辨哉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光武時以老儒爲光禄勲清角之操自師曠後不聞有能者而昆能知之葢達於樂者也自昆之後其知之者鮮矣惜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肥遁之君子也與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故終身寧爲傭保而不屑禄仕者蓋有以助其樂也

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高才慱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尤善鼓琴好吹笛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拜議郎年八十八卒融雖曉音律特以爲玩而非得趣於琴者

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嘗作琴賦或曰有琴歌今皆未見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愽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嘗作琴賦曰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曄緑葉叅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奏宫商兮動角羽曲引興

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即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行次偃師稱疾而歸後應辟累遷議郎疏論奄官謫徙朔方既會赦還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嘗經

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東閒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之奇聲獨絶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之聲知良木也材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將害邕邕不得已遂應命既至旬日之間歷三臺卓重其才遇邕甚厚每集燕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閑益後坐卓爲司徒王允所誅天下惜之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蜋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由此觀之人之善惡存於思慮則見於音聲惟知音者能知之故曰惟樂不可以爲僞人之思慮且知之則世之治亂舉不能隱矣漢世樂道廢缺如伯喈者一人而已或云邕嘉平中嘗謁

鬼谷先生不遇憩於清溪遊覽巖谷山有五曲曲有幽居靈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王允等異之蓋所謂遊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得於此也余以爲不然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噫伯喈始不屈於五侯而終見羈於董氏豈流殛困窘不堪其苦而聊以息肩乎將欲忠論正音規諷暴戾而感發其善心以救生民乎何所遭之不幸也邕所製焦尾琴至南齊猶在主衣庫明帝嘗以給王仲

雄彈之

蔡琰 陳修明附

蔡琰字文姬伯喈之女妙音律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皆不差謬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不知也少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一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

璧贖之既還嫁陳留董祀嘗感傷亂離追懷悲憤賦詩
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
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内興義師欲共
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
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
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

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
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
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
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輙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
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别無會
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

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
我向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内怳惚生狂癡號
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呌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
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
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腹爲摧敗既至家人盡
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
横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

糜肝肺登高遠眺望䰟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
寛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勉
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其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
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睿東顧
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飡常流涕
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顔惟彼方
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

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此乃悼

漢室之圮絶嗟生民之罹災往則遭戎狄之困辱歸則痛天性之永隔聞者可爲之歎息世傳胡笳乃文姬所作此其意也漢世有會稽女子陳修者善琴寫上虞李氏數妙聲以教諸女及其子由由年二十號爲工名聞京師其母不善之曰由年五六十乃當爲工耳由早卒琴道不及其母時人以爲能時復有冷仲亦識音善鼓琴見由自以爲不如乃譴之曰年少率意聲新而多雜如作肉羹醲瓦石其中豈可食哉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邃於聲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爲魏太樂令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帝嘗對賓客欲使吹笙鼓琴夔有難色帝怒以他事黜之或云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孟求得此聲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有道而隱者也好讀易鼓琴性無恚怒阮嗣宗嵇叔夜嘗從之遊與之語多不答叔夜

将別戒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果遭非命叔夜善彈琴至見登彈一絃琴以成音曲乃歎服又嘗聞其嘯聲若鸞鳳之音振動山谷益以爲異後不知所終仙家以爲尸解也

阮瑀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伯喈魏祖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後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太祖太祖怒瑀不從時在長安大延賓客召入怒瑀不

與語使就役人列瑀善觧意能鼓琴遂撫絃而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廵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恱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其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後並與陳琳管記室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居於魏晉衰亂之際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

忘形骸時人以爲癡而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卒於步兵校尉年五十四嗣宗能爲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待之母喪嵇喜來弔以白眼待之喜不懌而去喜弟康聞之乃賫酒扶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禮法之士薄之如讎矣兄子咸字仲容與嗣宗爲竹林之遊而任達不殊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補始平太守卒子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爲彈之神氣冲和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

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以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季流子

季流子不知何時人也阮籍嘗稱季流子向風而彈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互爲哀傷非爲善樂也夫以哀爲樂者非樂之正也樂者主於和而已矣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有冠倫之才韜世之量尊生以存道居正以待時而卒不見容於衰世古今所悼惡者也博綜技藝特妙絲竹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嘗著琴賦於琴德備矣其辭曰惟椅桐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而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

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
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嵓玄嶺巉巖岝崿嶇崟丹崖嶮巇
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
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
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
濤澌汨澎湃蜿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
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産毓
奥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瑶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

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嶺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崐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窹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鎪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

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而優渥粲弈弈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爗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憒煩寃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閒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

閑手敏觸摠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澀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

豐融披離斐韡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嫿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隟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

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綝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撓櫟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睩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

容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淸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嬉游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逸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

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慼者聞之莫不憯懔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虚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顔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

文或質總中和而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而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嘗爲中散大夫時晉將篡魏叔

夜不樂仕進鍾會以康負德望勸司馬誅之康臨刑顧日景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常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于今絶矣時年四十或云康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久忽有客詣之自云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亦不言姓字此説已恠不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唐之李勉乎

嵇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靜居私門山濤啓用之至惠帝時爲侍中死於忠義當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康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慚艾不自得而退延祖可謂自重

其藝也

顧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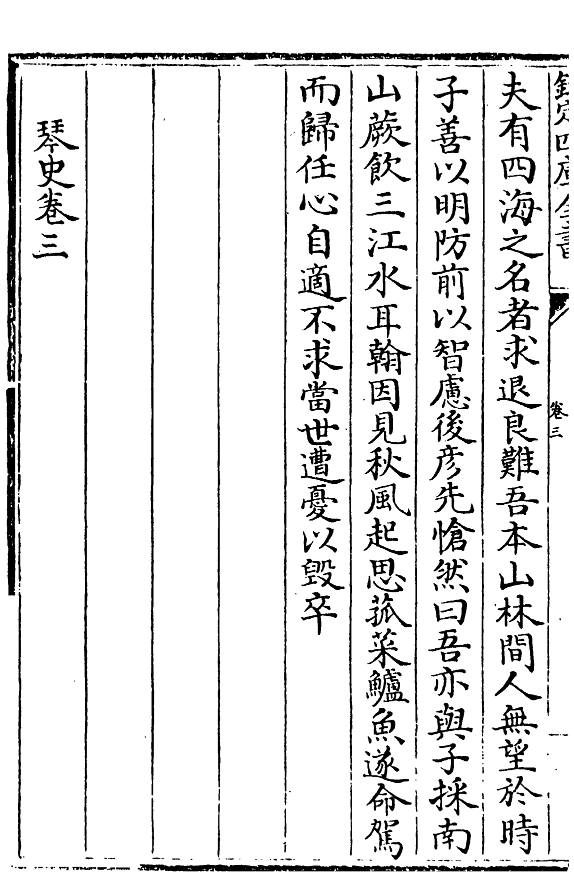
吳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淨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之曰卿必成逺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字元歎言為伯喈之所歎異也其後佐孫權安輯江表號為賢相邕誠知人云

顧榮

顧榮字彦先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以才用為晉元帝軍司馬雅與同郡張翰友善謂翰曰樂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彦先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彦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政季鷹謂彦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彦先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菰菜鱸魚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遭憂以毀卒

琴史卷三